



藤華亭十種

論語古解 十卷

共十二冊

管
541
/



字
六
卷

道光庚寅秋鑄

十種
藤壺亭



蘇州閭門
內經義堂
精選古今
書籍發兌

論語古解 十卷

南漢書 十六卷

南漢書考異 十卷

南漢書叢錄 二卷

南漢文字略 四卷

金石稱例 四卷

續金石稱例 一卷

碑文摘奇 一卷

博考書餘 一卷

曲話 五卷

總序

吾粵祝融司方沐日浴月俊傑挺生代有作者
如張曲江千秋金鑑錄邱瓊山大學衍義補尚
矣餘子紛紛更僕難數而能具作史之才探典
墳之奧考金石之遺審聲音之道合學人才人
而一之者今又見吾梁子章冉焉章冉生穎悟
髫齡而孤憶余弱冠時侍其尊人淡緣先生元
生為余外從父好聚圖書通音律見有篤學信

古者喜與之游章冉成童盡能讀父之書下筆
有凌雲氣稍長益肆力於學方余宰浙西章冉
常寄書目購求善本逮余以憂歸章冉補弟子
員居二年手一編見示蓋所著南漢書及考異
也南漢去今幾及千載霸圖灰燼文獻無徵後
人雖有撰錄類多擇而不精語而不詳章冉網
羅放失勒爲成書復稽同異堪與放翁南唐書
抗衡今古可謂千秋絕業矣書後附叢錄文字

畧各若干卷今并其前著論語古解金石稱例
碑文摘竒書餘曲話彙刻之名曰藤花亭十種
屬余序其簡端余維此書不獨資考證且足以
翼經史其可傳無疑也章冉年方及壯而著述
之富若此他日置身承明抉經心而探史秘以
佐

國家典文之治行與曲江瓊山後先輝映然則
斯刻也其猶嚆矢也夫道光庚寅五月何太青

序

今夏溫論語畢取自漢訖唐三十餘家之說摘
與朱子集註異者依次排纂彙得十卷名曰古
解既卒業客見而詆之曰集註純粹精當今所
引乃與之異不蛇足與古將奚益延相曰不然
朱子之撰精義也或問凡說之行世而不列此
者皆無取已乎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
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特以求聖賢之意在
彼不在此推斯言而論諸儒之見雖非盡大醇

無疵然未嘗不足爲學者廣見聞之一助况其中又多可與宋儒互相發明卽科舉家亦所不能盡廢非若孫氏示見編鄭氏意原等書之務求新別去旨益遠者比且江大和所集十三家中如衛瓘繆播樂肇郭象李充孫綽各有專著而不傳其散止見於皇氏義疏顧其書復佚在南宋集註已無從徵引 國朝竹垞西河兩先生羣經博極考據獨未獲一見皇疏而詳論之

幸際 休明久遠湮沒之篇應運復出自宜合之漢唐諸說薈萃成書存古義之一綫用彰稽古右文之盛豈可因有異朱註而概等弁髦乎客曰誠哉是言遂書爲序癸未重陽梁廷相記

論語古解卷一

學而時習之

順德梁廷枏纂



皇氏侃曰凡學有三時一人身中時內則
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
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
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
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



書禮是也三日中時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不亦悅乎

皇氏曰亦猶重也其所能彌重爲可悅邢氏曷曰可悅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時習朋來亦悅樂之事耳故云亦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氏咸曰同門曰朋鄭氏立曰同師曰朋

皇氏曰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招朋已自可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何氏晏曰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愠之也皇氏曰君子易事不求備故爲教誨之道若人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爲君子者亦然也李氏充曰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

而好犯上者鮮矣

何氏曰上謂凡在己上者皇氏曰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孝弟之人以無違爲心以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熊氏埋曰孝弟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墮也傳不習乎

何氏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皇氏曰凡所傳述皆必先習乃可傳按邢氏說同

道千乘之國

馬氏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氏曰千乘百里之國也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氏曰編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兩存其說皇

氏曰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陸氏德明亦曰千乘大國之賦也

入則孝出則弟

邢氏曰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互文也

行有餘力

陸氏曰行下孟反下云觀其行按此讀去

聲見經典釋文註疏均無此解

賢賢易色

皇氏曰有人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此人便賢于賢者故云賢賢易色

學則不固

孔氏安國曰固蔽也皇氏曰孔訓固爲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敢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過則勿憚改

皇氏曰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又別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也李氏充曰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

慎終追遠

熊氏曰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甚有敗事平

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皇氏曰孔子入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按梁氏冀之說同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皇氏曰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沈居士曰純用禮不行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按邢氏說同

信近於義章

何氏曰復猶覆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邢氏亦曰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覆不欺故曰近義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邢氏亦曰恭惟卑巽禮貴會時若巽在牀下是恭不合禮恭雖非禮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孔氏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皇氏曰親不失其親近而言之則九族宜相和睦廣而言之則汎愛衆而親仁邢氏曰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韓氏愈曰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李氏翱曰因之言相因也按與韓說同

就有道而正焉

孔氏曰正謂問事是非韓氏曰正謂問道
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皇氏曰非分橫求曰諂陵上慢下曰驕范
氏寧曰不以正道求人爲諂邢氏曰佞說
爲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氏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
磋琢磨皇氏曰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
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
磋成器之義

爲政以德

皇氏曰德者得也言人君爲政當得萬物
之性郭氏象曰萬物皆得性謂之德邢氏
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譬如北辰

皇氏曰北辰北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按
晉書志云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名曰北
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

子曰詩三百章

皇氏曰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猶如
爲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包
氏曰蔽猶當也邢氏曰可舉一句當盡其

理也韓氏曰蔽猶斷也李氏翔曰詩三百
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
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
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
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
然爾

道之以政一章

皇氏曰此章證爲政以德所以勝也邢氏

曰言爲政以德之效也何氏曰格正也

三十而立

皇氏曰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十五年以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

四十而不惑

孫氏縉曰四十強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

孔氏曰知天命之始終皇氏曰始終卽分限所在天命謂窮通之分也人未五十猶有橫企無涯及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韓氏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孫氏曰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先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

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知也

六十而耳順

孫氏曰耳順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韓氏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李氏翔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時已七十自衛反魯時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樊遲御節

鄭氏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皇氏曰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

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氏曰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按皇氏邢氏說同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

按皇氏邢氏說同又按李嶠云犬馬含識

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此嶠為獨

昭陵合馬周疏亦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

養已無所施

有酒食先生饌

鄭氏饌作餽陸氏曰食餘曰餽按儀禮註

古文簋皆作餽說文簋具食也或作饌从

巽則餽即古文饌也

退而省其私

孔氏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

明大體熊氏曰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

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按皇氏邢氏說

並同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論語古解

卷一

十一

何氏曰以用也由經也皇氏曰當先視其
卽日所行用之事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
應處之故事也

溫故而知新

韓氏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
是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
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爲新法李氏翔
曰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同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皇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
所言是行從言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
爲物措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
王氏朗亦曰鄙意以爲立言之謂明君子
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韓氏曰
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問君子是一段義
李氏翔曰子貢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

此言而尋發問端

君子周而不比

孔氏曰忠信爲周按皇氏邢氏說並同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皇氏別說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何氏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按皇氏邢氏說並同

攻乎異端

皇氏曰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異端雜書也言人不學六籍而雜於諸子百家則爲害之深按邢氏說同

由誨汝知之乎

皇氏曰孔子呼子路曰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否乎知我教則云知不知

則云不知是有知之人也

孔子對曰

皇氏曰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爲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故依先呼孔子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陸氏曰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按漢唐石經白虎通皆作于包氏曰孝于惟孝美大

孝之辭也

子張問十世

皇氏曰十世謂十代也

所因所損益

韓氏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李氏翔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

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非其鬼而祭之

鄭氏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詔以求福也

論語古解卷二

順德梁廷相纂

八佾舞於庭

馬氏曰佾列也八為列服氏虔曰每佾八人按佾說文從八月聲以八為義集韻云古文作佾從八人象形也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皇氏曰忍猶容忍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

下爲惡誰復不可忍也按邢氏說同

相維辟公

包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皇氏曰辟猶諸侯公二王之後也陸氏曰辟君也

人而不仁章

皇氏曰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

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氏曰易和易也皇氏曰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若和易過哀皆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哀

不如諸夏之亡也

皇氏曰謂中國爲諸夏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爲夏諸之也語助也

曾謂泰山

論語古解

卷二

二

韓氏曰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李氏充曰君子謙卑自牧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氏肇曰言於射尤

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而民不爭者也按此皆主以射證無爭之說

美目盼兮

馬氏曰盼動目貌孔氏曰美目目之美者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

素以爲絢兮

孔氏曰素白也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既有倩盼之貌又有禮

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

繪事後素

鄭氏曰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禮後乎

孔氏曰子夏聞言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

禮後乎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章

孔氏曰夏禮卽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殷禮卽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包氏曰徵成也孔氏曰文文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
帝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氏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灌者酌鬱

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
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皇
氏曰灌獻也獻尸灌地以求神也未陳列
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
尸以祭灌于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
定昭穆備成祭禮按諸侯五廟夫子仕魯
助祭時閔僖已祧久矣季寤公山弗佺等
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
逆祀之事夫子不及親見也

或問禘之說

皇氏曰或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

吾不與祭如不祭

韓氏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
觀之矣蓋魯僖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
躋而亂也故下云吾不與祭嘆不在其位

不得以正此禮矣

與其媚於奧

樂氏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于孔子子曰獲罪於天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周監於二代

皇氏曰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

章最著明大備也按邢氏說同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馬氏曰射有五善一和志二和容三主皮四和頌五興武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皇氏曰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與古爲異

管氏有三歸

包氏曰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包氏曰管氏娶三國女爲歸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

翕如也

何氏曰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皇氏曰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習而盛也按邢氏說同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孔氏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皇氏曰喪猶亡失也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章

皇氏曰美者堪合當時之稱善者理事不

惡之名也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
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武王從民伐紂是
會合當時之心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
也

知者利仁

王氏肅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能好人能惡人

孔氏曰能審人之所好惡也皇氏曰仁人
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
也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氏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不加非義
於己李氏充曰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
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不申不
仁者無往不屈也

觀過斯知仁矣

皇氏曰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

朝聞道章

何氏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皇氏曰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按邢氏說同

無適也無莫也

范氏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如禮何

江氏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門人問曰何謂也

皇氏曰門人曾子弟子也

勞而不怨

論語古解

卷二

九

邢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氏曰俱不得中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皇氏曰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

德不孤必有鄰

皇氏曰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必有善鄰

里也又別說云鄰報也言德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

事君數章

皇氏曰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

論語古解卷三

順德梁廷相纂

瑚璉也

江氏曰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于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

不知其仁焉用佞

邢氏曰佞人既數為人所憎惡則不有其

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耶

吾斯之未能信

皇氏曰言已學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又別說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按前說與范氏同

無所取哉

鄭氏曰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何氏註引一說云古字材哉

同孔子嘆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唯取於已也又一說云孔子譬言我道不行如乘小桴八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之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道由便謂由是已名故喜也
吾與女弗如也

苞氏曰旣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慰子貢也李氏翔曰慮門人惑

以謂回多聞賜寡陋故復云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也顧氏申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按顧說與邢氏皇氏同又按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賢註亦引此與苞說同

宰三畫寢章

邢氏曰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耳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也韓氏曰畫當爲畫字之悞也

久而敬之

皇氏曰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

臧文仲居蔡章

皇氏曰禮唯諸侯得畜大龜文仲畜龜是
僭人君禮也山節藻梲人君居室尚無此
禮而文仲爲之故爲奢也按此說不智分
指兩事言

再斯可矣

皇氏別說云言再過三思則可也

子在陳曰章

皇氏曰孔子所以欲歸者爲我鄉黨中有
諸末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輒
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
自裁斷此爲謬誤之甚故我當爲裁正之
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謂大道也
左丘明恥之

孔氏曰魯太史也邢氏曰魯太史受春秋
經于仲尼者也按皇氏說同

敝之而無憾

殷氏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
用人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闇往感思不生
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按此蓋言
乘服朋友之衣馬而不慚愧也

無施勞

孔氏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按邢氏皇
氏說並同

老者安之三句

皇氏曰願己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
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邢氏曰懷歸也少
者歸己施之以恩惠也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皇氏別說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
其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
忠信耳衛氏瓘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

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安不如丘之好學也

不遷怒不貳過

皇氏曰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凡情有過必文是爲再過回過後卽知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

詩益曰與之庾

皇氏曰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斗也

與之粟九百

孔氏曰九百九百斗也按邢氏皇氏並同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

王氏充曰母犁犢駢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妨竒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

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按此以仲
弓爲伯牛子見論衡

自牖執其手

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
執其手也皇氏曰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
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恚下亦東首令師
從戶入於牀北得南面也孔子恐其惡疾
不欲見人故不入戶

策其馬

皇氏曰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
籍無騎馬之文唯曲禮曰前有車騎是騎
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
人之生也直

馬氏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
其正直之道也韓氏曰直當爲德字之誤
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咎

者眇矣按古書德作惠

務民之義

王氏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按邢氏皇
氏說同

觚不觚

馬氏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王
氏曰當時沉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
禮也皇氏曰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

井有仁焉

皇氏曰或問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
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側隱濟
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救也

亦可以弗畔矣夫

韓氏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
道

子見南子章

論語古解

卷三

八

孔氏曰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王氏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能免也樂氏曰否是否屈言我之屈體如是乃天厭我也韓氏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

終豈泰吾道乎

論語古解卷四

順德梁廷相纂

竊比於我老彭

王氏弼曰老是老聃彭是彭祖韓氏曰先儒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何有於我哉

鄭氏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皇

氏曰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
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
德之不脩章

皇氏曰得理之事宜脩治在身而世人不
脩學業恒宜講說而世人不講聞有仁義
徒意從也而世人不徒不善當自改正而
世人不改吾孔子自謂孔子恒憂世人不
爲上四事也

游於藝

皇氏曰游者履歷之詞也其輕於仁故云
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邢氏曰
六藝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不足依
據故但曰游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韓氏曰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
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皇氏曰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必有哀色故不飽范氏曰是日卽弔赴之日也

惟我與爾有是夫

江氏曰惟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

子行三軍則誰與

沈氏曰若比子路於暴虎馮河寔爲太甚予以爲子路聞計顏之遠悅而慕之恨己才之近唯強而已故問行軍誰許言必許已麤近也夫子慰而廣之言世之暴虎馮河則可賤若懼而能謀如子路者亦仁賢之次流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氏肅曰爲作也斯此齊也皇氏曰言寔

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

五十以學易

皇氏曰孔子爾時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數年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之也邢氏曰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

時也按王肅詩傳古五字如七史記亦云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然則宋儒七十之說不爲無本

子所雅言

孔氏曰雅言正言也皇氏曰孔子生平讀書皆正言之不爲私所避諱也按鄭氏邢氏說並同

怪力亂神

論語古解

卷四

四

皇氏曰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不言此
二事也李氏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
不由正斯亂神也

其不善者而改之

皇氏曰有勝者則詒受自益故云擇善而
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
者而改之也

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何氏曰疾世無賢君也

約而爲泰

皇氏曰家貧約而外詐奢泰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

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
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孔氏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

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皇氏曰唯語助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

文莫吾猶人也

何氏曰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邢氏皇氏說並同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馬氏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

乎

三以天下讓

范氏曰三讓有二釋一云泰伯知文王必有天下欲令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因採藥不反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

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
厯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
示不可用使季厯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
讓也繆氏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厯
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按
邢氏從第一說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六句

鄭氏曰動容貌能濟濟踳踳則人不敢暴

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
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
人於耳也顏氏延之曰動容則人敬其儀
故暴慢息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出
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按皇氏邢氏
說並同

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皇氏別說曰敬子好務小事而忽略邊豆

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存於宗廟遵豆之禮也繆氏曰遵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土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遵豆而已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繆氏曰可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齊同乎君子之道非君子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按此說與讀上聲

興於詩章

王氏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陳詩採風以知民志因俗立制以達其禮感以鼗樂以和其神也

民可使由之章

張氏憑曰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

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孔氏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皇氏曰三年學而不至善道必無此理也按後說與邢氏同

師摯之始闕睢之亂

鄭氏曰始首也正樂廢而失節摯識闕睢之聲而首理其亂按皇氏邢氏說並同

侗而不愿

孔氏曰侗未成器之人也皇氏曰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註愿也

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與焉

皇氏曰二聖得時有天下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江氏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嘆不與並時按普劉實崇

讓論舜禹有天下不與賢人讓於朝小人
不爭於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
其成何與之有

予有亂臣十人

馬氏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

於斯爲盛

孔氏曰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
盛多賢才也按皇氏邢氏並從其說

禹吾無間然矣

孔氏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能復
間廁其間也

論語古解卷五

順德梁廷枏纂

子罕言利

何氏曰利者義之和也皇氏曰利是元亨
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元絕
故孔子希言也韓氏曰罕言此三者之人
非罕言三者之道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

論語古解 卷五

皇氏曰言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按鄭氏邢氏說並同

毋我

何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

固天縱之將聖

皇氏曰固故也將大也言孔子大聖是天

所故縱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邢氏曰言我有意之所知而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

鳳鳥不至章

皇氏曰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不得以塞之也孫氏曰孔子體大聖

之德弟子皆命世之才王德光於上將相
備於下時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
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

如有所立卓爾

孔氏曰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
雖蒙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皇氏曰
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卓爾高絕無由可
及也韓氏曰此回首自謂雖卓立未能及

夫子高遠耳

子路使門人爲臣

江氏曰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
上下神祇也

沾之哉

皇氏曰我不銜賣之者也攷重云沾之哉
明不銜賣之深也按苞氏邢氏說並同

喪事不敢不勉

論語古解

卷五

三

皇氏曰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
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
也

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衛氏曰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
困三事爲酒興也皇氏曰人若能如此何
復須我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故云何
有於我哉也

止吾止也進吾往也

邢氏曰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
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平地者
將進加功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
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按苞氏馬氏皇氏
說並同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邢氏曰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

作譬也

唐棣之華四句

邢氏曰唐棣其華偏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

侃侃如也誾誾如也與與如也

皇氏曰侃侃和樂貌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誾誾中正貌卿貴不敢

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足躩如也

江氏曰不暇閑步躩速貌也

行不履闕

皇氏曰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

復其位

皇氏曰謂初八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踏爲敬也按孔氏邢氏並同

上如揖下如授

鄭氏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皇氏曰上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爲敬故如揖下謂奠玉置地時

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偻如授與人時也邢氏曰下謂旣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忘禮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皇氏曰紺是元色元是齋服若用紺爲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

必表而出之

孔氏曰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皇氏曰古人

冬裘夏葛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
衣若出待接賓皆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
出也

必有寢衣

孔氏曰今被也皇氏曰被宜長故長一身
有半也按說文被寢衣名

狐貉之厚以居

鄭氏曰在家以接賓客皇氏曰家居主溫
故厚爲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
也

非帷裳必殺之

皇氏曰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縫之也若
非帷幔裳則必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
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蓋帷幔內
外並爲人見必須飾故但刺連之而已按
王氏肅邢氏說並同

吉月必朝服而朝

韓氏曰吉禮所行月謂之吉月非正朔而已孔氏曰朝服皮弁服也皇氏曰魯自文公不視朔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事云必服者君雖不視朔而孔子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

食饘而餲

皇氏曰饘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按爾雅食饘謂之餲李充註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不時不食

鄭氏曰非朝夕日中時也按皇氏邢氏說並同

割不正不食

江氏曰殺不以道爲不正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氏曰食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

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勝食氣亦
因殺止多殺也

不多食

皇氏曰多則傷廉故不多也

食不語寢

皇氏曰食須加益語則口可憎亦不敬也
眠臥須言則驚聞於人故不言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邢氏曰祭謂祭先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
時亦必嚴敬按玉藻瓜祭上環

席不正不坐

邢氏曰凡爲席之禮天子五重諸侯三重
大夫再重南向北向尙西東向北向尙南
此禮之正也

鄉人儺

按月令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

命有司大儺皇氏曰三儺二是儺陰惟仲
秋儺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
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是君法臣民不可
儺君十二月旣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
同儺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

朝服而立於阼階

李氏翔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觀儺鬼
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

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按郊特牲鄉人
禘孔子朝服而立於阼存室神也疏云恐
廟室驚心故朝服立於廟阼以安之必朝
服者以朝服卽祭服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不再拜而送之

皇氏曰問更相聘問也他邦鄰國君也旣
敬彼君故遣使去則再拜送之也人臣禮
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不問馬

王氏弼曰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東首

邢氏曰病居北牖下君來暫遷南牖東首
令君得南面視之

不內顧

皇氏曰升車不迴頭後顧也後人從已者
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

大德所爲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邢氏曰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
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
下止

三嗅而作

韓氏曰嗅當作鳴鳴之鳴唯之聲也李氏
翔日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

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辨也

論語古解卷六

順德梁廷枏纂

先進之於禮樂

邢氏曰此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得時之中皇氏曰先輩五帝以上也後輩三王以還也進

於禮樂謂其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氏曰言弟子之從厄於陳蔡者皆不及
仕進之門而失之也張氏曰感於天地將
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
也韓氏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
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
言仕進而已按邢氏皇氏並從鄭說

德行顏淵閔子騫章

邢氏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之失不及仕
進遂舉弟子中才德可仕進者言若任用
德行則有顏淵四人用其言語則有宰我
二人也按合前爲一章之說本自鄭氏皇
氏謂別爲一章

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氏羣曰言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

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按後漢書范
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
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註間非
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人無非之者

未能事人七句

皇氏曰周孔之教惟說現在不明過去未
來問鬼神是問過去問死是問當來
仍舊貫如之何

皇氏曰如之何猶奈何也陸氏曰魯讀仍
爲仁按揚雄將作大匠箴或作長府閔子
不仁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馬氏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氏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氏曰蓋
周公旦之後也

屢空

皇氏曰空猶虛也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

賜不受命

殷氏曰不受驕君命江氏亦曰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

億則屢中

皇氏曰子貢性好億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億不信也韓氏曰回坐志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爲資字之誤植當爲權字之誤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氏曰踐循也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

室也韓氏曰善人卽聖人異名仲尼誨子
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
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
張所能至爾按邢氏皇氏並從孔說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何氏曰論篤謂口無擇過君子謂身無鄙
行色莊不惡而嚴以遠小人也言此三者
皆可爲善人皇氏曰此章亦答善人之道

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又能行君子
之行又須顏色莊嚴韓氏曰論討論也篤
極也是此也論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
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卽可及君子矣按邢
氏從何說李氏翔從韓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

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按邢氏皇氏說
並同

回何敢死

韓氏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李氏翔曰以回德行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孔氏曰謂子問異事耳皇氏曰言今所問是異事也由求非大臣而云大臣故謂爲異也

其端焉故下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又舉五常之四以終其義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邢氏曰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范氏曰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苞氏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也

其言也訥

皇氏別說曰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爲難也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按此本出孔氏之說邢氏亦從之惟皇氏正說與此異耳

膚受之愬

馬氏曰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皇氏曰膚肉皮薄縐也拙相訴則易覺若巧相訴害

浴乎沂

韓氏曰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詠而歸

王氏充曰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按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从古也

吾與點也

皇氏曰言我志與點同也

論語古解

卷六

六

克己復禮爲仁

馬氏曰克己約身也孔氏曰身能反禮爲仁矣皇氏曰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於時奢過禮也又別說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爲仁也范氏曰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韓氏曰問仁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

日日積漸稍進如人皮膚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之方覩不淨故謂膚受之慙按後說與邢氏同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皇氏曰引詩證爲惑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爲異事之行耳按說本鄭氏邢氏說同生死不定謂生死起於其心而不定也古註文義多類此

信如君不君六句

皇氏曰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江氏曰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氏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孫氏曰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

子路無宿諾

何氏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按皇氏邢氏說同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皇氏曰美與已同故成之惡與已異故不成之也

夫達也者四句

韓氏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
言子張質直莊謹下於人則爲達士矣李
氏翔曰下文云色取行違居之不疑此並
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論語古解卷七

順德梁廷枏纂

先之勞之

孔氏曰先導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按邢氏皇氏說
並同

必也正名乎

馬氏曰正百事之名也皇氏曰爲時昏禮

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按韓詩外傳孔子侍坐季孫季孫宰通曰君假馬與之乎孔子曰君取臣謂取不謂假季孫悟告宰曰今日以來君有取無曰假也此正假馬之名以定君臣之義也

樊遲請學稼

李氏曰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

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先學故言謀道不謀食又曰學也祿在其中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欲舍學營生猶知非聖師之謀矣遲之斯問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

三年有成

皇氏曰成大成也三年一閏是天道一成故爲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冉子退朝

周氏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皇氏曰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馬氏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事者凡所常行事也言如有政非常之事爲大夫當與聞之也韓氏曰凡于典禮者則謂之政

政卽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人
事李氏翔曰政事猶言文學文包天地學
之者人也政包典禮事之者人也蓋因冉
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按三說皆
不以公私朝分言政事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氏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國幾近
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近者悅遠者來

皇氏曰言爲政之道能使近民歡悅則遠人來至也江氏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近悅諭之按此說專重近悅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皇氏曰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爲之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爲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皇氏曰謂問在朝爲士之法是卿大夫可知矣邢氏曰士有德者之稱

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皇氏曰二事並行無虧此士行之最高故在先也韓氏曰孝悌爲行之本無以上之者舊本行已有恥爲上簡編差失也

硜硜然小人哉

論論古解

卷七

四

鄭氏曰硜硜小人之貌也韓氏曰硜硜敢
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
相類傳之誤也上文旣云言必信行必果
豈小人爲耶李氏翔曰請以四科校量次
第則孝弟當德行科上也使不辱命當言
語科次也言信行果當政事科又其次以
推文學可知焉
不可以作巫醫

鄭氏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
或承之羞

皇氏曰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按詩云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氏註或常也
老子曰湛兮似或存河上公註亦云常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氏曰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皇氏曰此
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恒之惡也

言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爲卜筮卜筮亦不占無恒之人按禮記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皇氏謂南人有兩時兩語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何氏曰所見各異故不同各爭其利故不和皇氏曰君子之人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小人爲惡如一故同好鬪爭故不和

鄉人皆好之章

皇氏別說曰子貢問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子曰未可又問與一鄉人皆疎惡何如子曰未可所以更爲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疎惡也

小人驕而不泰

何氏曰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皇氏曰
小人性好輕凌而心恒戚戚是驕而不泰
也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皇氏曰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待其成
者九年則正可也今云七年是兩考已竟
新入三考之初若有急不暇待九年則七
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氏曰亦

可卽戎未盡善義也韓氏曰七年義不解
卽戎者衣裳兵車之會皆謂卽戎此是諸
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王制五年一
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
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與李氏翔曰尊周
得旨矣七年五年字誤當究其詳周禮大
宗伯云殷纘曰視鄭義云殷纘一服朝之
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

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
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
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王歲徧存三
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
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各聽聲音十有一
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
卽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也
六服凡六年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
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又亦如初故鄭
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舉其始
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孔氏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皇氏曰此
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如管氏三歸
不攝後則一匡九合是長也袁氏曰此君

子無定名利仁而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
一迹也王氏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
君子無不仁也韓氏曰仁當爲備字之誤
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旣稱小人又豈
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
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氏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皇氏曰
愛慕也旣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道不無
勞賴之辭也忠者盡中心也有人盡中心
來者不無教誨之辭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孔氏曰平生猶少時也皇氏曰言成人平
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邢氏
曰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
言

以告者過也

皇氏曰過誤也言文子有此三事是爲誤耳寔理不然也

其然豈其然乎

皇氏曰然如此也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豈其然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氏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譎而不正也馬氏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皇氏曰桓公經九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辦也邢氏曰謂衣裳之會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

之會十有二范氏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
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
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
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
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民到於今受其賜

王氏弼曰于時戎狄交侵亡邢滅衛管氏
攘夷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

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邢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慚然
則內積其實者爲之甚難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韓氏曰爲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爲人者
謂假他人之學以檢其身也李氏翔曰堯
舜性之是天人兼通也湯武身之是爲己

也五霸假之是爲人也

夫子自道也

韓氏曰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章

韓氏曰不暇方人其旨安在吾謂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氏曰先覺人情者豈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皇氏曰言若逆詐億不信此乃先少覺人情者耳豈可謂賢者之行乎

疾固也

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氏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之誅伯寮而肆也

作者七人矣

苞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
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皇
氏曰此引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
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韓氏曰包氏

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作者七人非以
隱避爲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
爲顯非一義李氏翔曰以作者謂聖之義
明之則理道明矣

果哉末之難矣

皇氏曰果敢也未無也未解我意而便譏
我此則爲果但我道深遠彼是中人豈能
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爲難矣

修己以安人

孔氏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

皇氏曰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

賊害於德也

以杖叩其脛

韓氏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夷俟

踞足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賊又指

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益者與

皇氏曰童子而傳辭是自求益之道也

論語古解卷八

順德梁廷相纂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氏曰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韓氏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爲末事也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尙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李氏翔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

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

由知德者鮮矣

王氏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韓氏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愠見下文一段爲得李氏翔曰濫當爲愠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愠見故云窮斯愠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皇氏曰參猶森也言若德敬之道行已立於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亘於已前也韓氏曰參古駮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者如御駮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顏淵問爲邦

皇氏曰爲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

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

行夏之時

皇氏曰孔子答此舉魯舊法以爲答也行
夏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
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
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用
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

乘殷之輅

馬氏曰殷車曰大輅左傳大輅越席昭其
儉也皇氏曰亦魯禮也周禮天子五輅曰
玉曰金曰象曰革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
玉輅以郊祭而殷唯有三輅一曰木二曰
先三曰次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
魯以周公之政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
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
乘素車貴其質也鄭註素車殷輅也魯公

論語古解

卷八

三

之郊用殷禮也如記註則魯郊用殷木輅也

服周之冕

苞氏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邢氏曰欲使無爲清淨以化民也皇氏曰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已視聽則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此魯郊也周禮六冕一大裘二裘三鶩四毛毳五絺六元周王郊天以大裘而冕魯但用裘以郊

樂則韶舞

皇氏曰謂魯所用樂也周用六代樂雲門黃帝樂咸池堯樂大韶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周樂諸侯唯用時王之樂魯賜四代禮樂自虞以下故云韶舞也從虞

始也

放鄭聲遠佞人

皇氏曰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爲後教也魯禮無淫樂惡人壞亂邦家所以宜放遠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孔氏曰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皇氏曰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已勢力可奈何也人當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歛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雖聖人亦無如何也

君子義以爲質章

李氏翔曰上君子舉古之君子下君子哉

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皇氏曰斯民者謂此養民也言養民如此
無私毀譽是三代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
時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苞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
韓氏曰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

之言筆削也譬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人
乘之非已所學耳李氏翔曰上云吾猶者
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馬不可借他人
言吾今而後無借乘之過也

小不忍則亂大謀

皇氏別說曰凡爲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
大小皆便求了若小小不忍有所慈爲則
大謀不成也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苞氏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皇氏曰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祿位雖由智而得爲之無仁以持之必失祿位也

君子貞而不諒

皇氏別說曰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韓氏曰諒當爲讓字之誤上文云不讓於師慮弟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

仁人正直不讓於師耳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氏曰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李氏翔曰隱不書卽位定不書正月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爲十世不言哀公未沒不可言世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氏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

臣陽虎所囚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氏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
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鄭氏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皇氏曰季

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
子時所見故云四世

友便辟

馬氏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皇氏曰年少象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
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爲陰陰
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邢氏曰少

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老謂五十以上

畏天命

何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皇氏曰天命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

色思溫貌思恭

皇氏曰顏色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按色貌分

平居接物言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皇氏曰志違昏亂故願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常願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唯聞昔有夷齊能然而今世無復此人

其斯之謂與

王氏肅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皇氏曰

多馬而無德亦死卽消雖餓而有德稱義
無息德不可不重此之謂也

論語古解卷九

順德梁廷相纂

陽貨欲見孔子

孔氏曰欲見孔子使仕也皇氏曰陽貨專

魯正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皇氏別說曰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

之也韓氏曰時當爲待古者亦作峙南人

音作遲其實待爲得

遇諸塗

皇氏曰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所以不計避之而與之相逢者恐陽虎求召不已旣得見則其意畢但不欲久相對故造次在塗也先云時亡後云遇塗故知己至其家也若未至家則禮未畢或有更隨其至已家之理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韓氏曰云性相近是人可習而上下也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上篇生而知之數語與此篇義兼明焉李氏翔曰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性情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

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
動而正則爲上智動而邪則爲下愚寂然
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
仲尼稱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
爲復天地之心遠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
智愚萬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
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詞也若窮理盡性則

非易莫能窮焉

聞絃歌之聲

皇氏別說曰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
絃歌以教民也江氏曰小邑但當令足衣
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非先王之道也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皇氏別說曰子游旣學道於孔子今日之
化政是小人易使

吾其爲東周乎

邢氏曰如用我道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周乎皇氏別說曰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韓氏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路當季氏故言吾爲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何氏曰言匏瓜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皇氏別說曰匏瓜星名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江氏曰夫子豈寔之公山佛肸平欲往之意況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

安測聖人之趣韓氏曰此段與公山義同
知仲尼意在東周雖佛肸小邑亦往李氏
翔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意欲伐三桓子
路未曉耳

好仁不好學至末

孔氏曰賊謂父子不知相隱之輩也皇氏
曰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
也韓氏曰上三言是泛學五常之有蔽不
言禮義略也下三言指子路辭也由之爲
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絞確也堅確
之義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孔氏曰興引譬連類也邢氏曰可以令人
能引譬以爲比興也孔氏曰羣羣居相切
磋也怨刺上政也皇氏曰詩可以怨刺諷
諫之法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

子謂伯魚曰章

皇氏曰此語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故孔子云然也韓氏曰周南蓋文武沒成王當國時也且豈分陝故別爲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禮云禮云章

韓氏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氏別說曰鄉向也古字同謂原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皇氏曰言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輒億度逆用意原本人情而待之韓氏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逡巡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爲鄉原足以明矣李氏翔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嵐字亦類柔重言內柔者詐爲色厲則爲德之賊也

德之棄也

邢氏曰爲有德者所棄也按皇氏爲德所棄自棄其德二說并之

無所不至矣

邢氏曰用心顧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至末

皇氏別說曰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

今之狂不復病蕩故蕩而不肆也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
子曰予欲無言章

韓氏曰非無言也特設此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使之聞之

何氏曰孔子辭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已故
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繆氏播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
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
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
道也予之不仁者時人失禮而予謂爲然
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皇氏別說曰愛
恻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
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

江氏曰已亦有所賤惡皇氏曰此子貢聞
孔子說有惡故云賜亦有所惡也按乎古
本作也也非問詞

殷有三仁焉

韓氏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
洪範見武王伸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
之仁蓋萬世之仁也李氏翔曰聖人先言
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諫之
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
齊景公待孔子曰二章

韓氏曰上孔子行去齊來魯也下孔子行

去魯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
故出行他國李氏翔曰史記子在衛使子
路伐三桓城不克乃自衛返魯作春秋春
秋本根不止傷周衰而已亦憤齊將爲陳
氏魯將爲季氏也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氏曰滔滔周流貌邢氏曰此譏孔子周
流也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今天

下治亂相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氏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沈氏曰言天下人各自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按孔氏皇氏邢氏說並同

植其杖而芸

皇氏別說曰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

隱居放言

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

大師摯適齊章

孔氏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也次飯樂師也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

各異

君子不施其親

孔氏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孫氏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韓氏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賢人耳施當爲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

論語古解卷十

順德梁廷枏纂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何氏曰小道謂異端也皇氏曰致至也遠久也泥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皇氏曰君子謂國君也行信素著則民知

論語古解

卷十

一

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按皇氏君子專屬上
句非一身處上下之間者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氏曰閑猶法也皇氏曰上德之人常不
踰越於法則小德中賢以下其立德不能
恒全有時蹇至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
備故曰可也韓氏曰大德聖人也言學者
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小德賢人也尚

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苞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事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氏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罔言我門人
但能洒掃而已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江氏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

則哀矜而勿喜

韓氏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李氏翔曰家語魯有父子訟孔子爲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氏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其情失之矣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苞氏曰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皇氏曰四海謂蠻夷戎狄之國言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按班彪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意與此同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氏曰言桀居帝王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韓氏曰帝臣湯自謂言我不可隱蔽桀之罪也李氏翔曰湯誥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氏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

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所重民食喪祭

孔氏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其敬也皇氏曰此四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孔氏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皇氏曰不以我富財之衆而陵彼寡少不得以

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

猶之與人也

韓氏曰猶之當爲猶上言君上吝嗇則是
有司之財而已李氏翔曰古文中占二字
相類誤傳矣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韓氏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
窮達

終

